

誠齋易傳
一





傳 易 齋 誠

(一)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傳 易 齋 誠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楊 萬 里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〇六三〇五

嚴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誠齋易傳二十卷

宋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閒。聞北伐啓釁。憂憤不食卒。後諡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嘗給札寫藏祕閣。其子長孺進狀稱。自草創至脫藁。閱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櫟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閒也。

宋臣寮請鈔錄易傳狀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愚。誤蒙聖恩。擢實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效涓埃。臣竊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薦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闕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鈔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奉旨依。

楊承議申送易傳狀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準本州公文。備準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微覬於當時。尙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望徹聞於上。茲承州牒備準省劄。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叢爾不肖之孤兒。矍然祇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匿父書。敬拜給劄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一部。二十

誠齋易傳 狀

卷約十五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

自序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咎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撓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序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往往梓行。易傳則否。宋人曾取置祕省。卒不頒布。良慚不廣。嗣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明守臣尹耕。乃爲刻諸開之郡齋。尹耕曰。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爲刻之。敍曰。夫易其可易言哉。惟聖人全體至道。幽贊神明。妙應感形。化裁機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于百姓。及夫觀象命辭。研理翼傳。然後探元極變。盡蹟顯微。其道大備。百用不惑。由是知庖羲氏至德。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勤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舉曰。良識而穆。姜陳文子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繫辭。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況其他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闔闢之機。窮剛柔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究性命道德之極。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遜元宗。近稽事應。不復措之心身。以求所謂著策龜牘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下筮存。蓋亦以下筮亡也。嗚呼。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待膳接淅。鼓琴微服。故善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己復禮。一變至道。用行舍藏。曲肱飲水。故善學易者。莫顏子若。是故由之。武人求之。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尙口。咸乖厥旨。而況其他乎。而又萬世之下乎。耕小生子。十歲年。受易家君。每于指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湛慮。遐思永嘆。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

先生此傳耳目開豁神爽飛越瞻前忽後千里几席如穴中之蚓得覩龍變上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莫測其故而其在穴之陋一旦灑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時讀是書未覺有入及以罪干國憲謫竟移開心以述危情緣物感反躬思過悼改無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辭危理盡道直思元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懼無良而徼倖于愆者尙多也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益力若夫句讀簡策之閒釋語命字之類先生所見閒有異于晦翁本義者讀者莫之異可也嘉靖壬寅歲仲春朔朔野尹耕譔

自序後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與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无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无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象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織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與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案季札爲韓宣子之誤。王伯厚已言之。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與。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與。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長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與。抑已作而未出與。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與。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

誠齋易傳 後序

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嘉泰甲子四月八日。萬里後序。

誠齋先生易傳卷一

宋楊萬里撰

三三乾上

乾雜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爲天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三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假之爲三三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𡗗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𠄎卽三也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昃而夕人強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

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熙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爲天地。聖人具此爲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蘊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爲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爲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爲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爲龍之潛。旣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姜里之爻。非也。姜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爲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元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耳。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爲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覲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爲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爲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偏。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淵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爲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爲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爲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爻爲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懦於躍則爲漢之惠元。僅危得之。躁於躍則爲商臣。爲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

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秦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困也。所謂賢者過之者與。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竝。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爲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象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无迹。謂有物邪。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无物邪。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曷爲變。曷爲化。是不可勝窮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黃。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條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爲一故也。此乾元所以大。象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卽亨也。熊氏良輔集

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形之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卽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

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己爲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體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爲我。九二以陽德而出。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爲樂。而志在大有爲。上九以處高爲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爲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爲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者。象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爲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內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無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仁爲懼爾。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恆。猶常也。九四之位偏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爲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螽躍而蟻不隨。濕爲火仇。燥爲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鳶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與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

物觀聖人。卽利見大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爲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爲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爲無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物窮則災。理數之常。亢之所以有悔。剛而能柔。致治之道。乾之所以用九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

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爲首。天之則也。君不爲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象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強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爲正。正正爲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八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

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亨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蘊於身爲德。形於事爲行。龍德聖人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橫槩子以顏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顏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李氏簡學易記引此文。未著也。下有曰。人非利見。不足謂之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興。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興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乘三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卦以二爲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爲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神。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知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體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亡。此陰不從陽之災也。故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爲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爲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爲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宏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爲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刑，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道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爲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銜，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

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何氏楷訂詁引此下有知光大故能含章七字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舍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爲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尤深遠矣。剛柔雜。爲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爲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血傷也。其血元。

黃兩龍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爲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弑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

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六二爻辭，止言直方，而聖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方，其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竝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內，則執體而廢用，偏於外，則狗用而忘體。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蘊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爲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

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失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無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無專權之案。所以爲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

三三震上坎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暘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氣始以下廿一字從董氏真卿會通增學易記所引第二句作第一句。物屯求亨。

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

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元作豪助從學易記正。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

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

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享屯之三道。高帝未及也。而享屯之功如此。而

況及之者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

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無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

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留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

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享矣。大亨貞。卽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卽

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卽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爲屯。其說最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爲。未可也。姑磐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真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真。王武俊之驩。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無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廬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爲之志。而輔以建侯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爲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偏於初之剛而乃爲己之寇上欲親於君之應而有近之嫌故遭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遲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故也謝安之於桓溫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遭班之有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卽鹿然五應二而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则无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幸成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愛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之說未句從學易記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爲六四之應。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賢之私者也。魏无知。徐庶以之。求婚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爲。誰與有爲。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之文宗。初恥爲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爲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餽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闔宦之禍。故曰。君強臣羸。航無楫維。无臣有主。去虺得虎。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極。何以亨。屯難之極。今乃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三三坎下
長上

蒙亨

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誦。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利益孰大焉。筮者。問而占之之謂。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險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穉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爲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而已。何謂志。童蒙求我。是也。瀆之爲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亦褻也。問之褻。則昧。答之褻。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爲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未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寬。不欲苛。善學欲遜。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卻。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格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德以順爲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爲勿取。不以順爲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卽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卽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爲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非教不瑩。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窒於通之謂困。嗇於從之謂吝。從元作復。從學易記正。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與。然則聖人真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矚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彘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與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費。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爲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爲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三三

乾上
坎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正，无敵於天下。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訂詁引誠齋曰：水體至明，光也。坎爲通也。案二語以坎體釋光亨也。今本脫去亨。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

忍以需險之衰。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无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竝。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未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徯雨。蘊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爲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爲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爲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衍。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窒而不開矣。吳濞以太子之隙。常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弱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郟，楚敬慎而晉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進者，伺坎之衰也。盜憎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己也。雖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爲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爲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

學易記引此文治平矣下有曰

需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宴勞。忠臣嘉賓之事也。貞吉者。待之有禮。而無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凡四十三字。疑李氏潤色之詞。非本文也。於此何爲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爲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也。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無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陽欲進。而坎爲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爲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遇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温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與不然。壅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閹寺。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遜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

難而興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官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興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慙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詬。大全引此，詬作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

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弱者多勝。強者多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強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興訟之主。然初與九四爲敵。非與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幡然而改。退然而歸。來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禍无敵矣。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犯怨。所以不免與。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產兩无所從。齊變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

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淪者變而改也。不然。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媿。尙何訟之有。晝衣冠而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敬。而況衆皆褫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

誠齋先生易傳卷三

三三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爲民禦寇。爲中國攘狄。爲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蓀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尙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焉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元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恃得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无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名。任將有應。興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坎險也。坤順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敵誰與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興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況不臧乎。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過耳。惟中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強而謙。專而順。皇甫嵩。郭子儀是也。承天寵者。稟君命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伐。爲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爵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則是衆爲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焉往而不敗。尙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爲

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於先穀，皆六三之與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乃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爲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爲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言，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與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與尸，雖貞亦凶，衆陰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餽黍肉之讎，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陟之師不舉，與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爲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與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爲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

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爲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尊。變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三三
坤上
坎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於末。略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鄙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爲比。得臣位爲師。

天下之吉莫吉於此。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澤之中，則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溼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窪孰使之者，故爲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實，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隙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他，彼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毋寧臣求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爲也。故程子謂伊尹、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冕同轍罔不蹶，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戒於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事一人而无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猶之王畋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在所取。則去者衆來者寡矣。夫畋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愈寡。何也。无取之之心也。无取之之心。則曷爲取其嚮而來者也。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取我何心哉。自來自去。聽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爲天子之畋。不誠人而人自親。故爲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五字從學 易記增 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見之不蚤。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絕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爲。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爲。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學者謹之。

三三 乾下
巽上

小畜 亨

乾下巽上爲小畜。乾下艮上爲大畜。畜止也。乾進而上。物止之於前。二卦均也。何別乎。小大力有大小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爲小畜。天在山中爲大畜。何也。制動以靜。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真能以止止動矣。風自動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謂乾公孫宏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間。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爲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爲物。散則霽。密則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爲不雨。乾西

北。巽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雲避風。則陰陽戾而曠。韓愈認風伯曰。雲屏屏兮。吹使漓之。此其驗也。畜止也。亦聚也。故爲密雲。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陰居上位。而五陽皆應。故能以柔止剛。然以一弱當衆強。故所止者小。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順。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者也。若公孫宏。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意尙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也。何謂止其君之善。樂上之澤。蠱上之心。是謂止善。雨傷稼。而楊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李實督賦斂愈急。告其君以不旱。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爲欲朕失人心。劉深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憾其臣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聖質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顧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大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之心。非焉往而不止。故君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必我之文德有

未懿也。我德之進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語一出。而帝自此遠矣。賈生自崖而反矣。見賈生且然而況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聖。此不惟不知皋夔。亦不知堯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末。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爲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爲周召。魯侯與哀駘它居。故魯侯化而爲哀駘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不可也。自道日益。自聖日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復。故爲牽復。牽者。勉強之謂。曷爲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爲商紂拒諫之強。晉惠公復諫之狠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昵於六四。愈不正也。昵於彼。必制於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

行。故有輿說輻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妻子。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昵於妻之愛。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僭。唐高宗嬖武后。而制於武后。始於聚麀之汙。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祿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禍之道也。故爲血而傷。爲惕而懼。爲咎而害。六四以柔止剛。以臣止君。而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與。抑九五之賢與。九五之賢而已。蓋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惕出。如知罃如實出已之出。是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巽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衆剛。乃健於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廣於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靡然爲善。而幡然不爲不善。攣聚也。富善也。鄰衆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遜畔。而訟自釋。皆富以其鄰。不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一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六四之力既衰。則羣陽之類復進。所謂尚往而未已。終亦必雨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之謂德。穆宗欲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巽順有孚。故曰。尚德載。又曰。德積載。載者。積之充也。言巽順孚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感之難。況誠之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抗夫。月盛敵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於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亦危也。日月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陰疑於陽。臣疑於君也。臣疑於君。君子猶凶。況小人乎。故鬻拳之諫至於兵。趙盾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豈人臣之願哉。

三三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爲下禮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順。爭斯遜矣。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下以禮而正上。故柔順以格其非心。和悅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臣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磨。疚而後藥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爲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之間。粲然有象之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爲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珍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禽獸夷狄。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象象言禮之可行。爻辭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

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爲素履。願志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爲而行其道。蓋坦然而無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箠瓢梓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爲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爲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商浩不出。房瑄不相。晉唐君臣之讐。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有爲。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象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爲尾。故遯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爲尾。而履以九四爲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祇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得行之勢，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盍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毀，功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履，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興漢之策，不警於棄事之智，皆反其初之義也。旋反，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四

☵☷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爾。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會通引作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消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爲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爾。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也。聖人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纁。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

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簡。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塞於朋。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厄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享光大之治也。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閒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翻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翻翻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爲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翻翻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爲也。六四之時。不可爲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所以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秦之治，則秦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秦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秦往而否來，如城之積而爲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爲之用。雖欲告邑，孰爲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爲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

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

上書之曰。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始皇之塗炭。案爲新僭號。始于始建國。終于地皇。故曰始皇。何必見而後悟哉。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命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者。溼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顯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泝。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

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以鹿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無能爲，目不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爲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旬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秦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以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驢兜入而四囚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爲吉於進，以窮爲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爲吉，以窮爲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猷猷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諂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羣小，而爲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

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羣愈遠矣。羣謂羣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恭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寧王倓。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卽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汰心。心汰无終。欲濟否有成而能終。其惟有儆心者乎。

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無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無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爲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爲遠。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謂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下。無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無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待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乎。而獨與人爲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曠。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無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

子與小人爲同。則君子爲小人。小人與小人爲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五應，故曰應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非兩邪也。所以爲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不同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無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彖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爲同。則宗族之外。皆築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王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吝嗇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爲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已也。使六二肯同已。則九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桓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覲其上之利。而有牽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爲戒。九四恃九三以爲墉。一伏戎於下。一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乎已也。六二肯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懷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

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媿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閒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忠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管蔡毀旦，燕蓋譖霍光，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則人畢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濟，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三三
離乾
上下

大有元亨

程子謂離乾合而爲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之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

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爲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爲天。爲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无遺照。外无遺決。然亦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有權字。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有權字。

離而下有權字。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

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鈞築終不遇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爲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邇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尙遠。而非邇臣之親。蓋諸侯君公之職也。諸侯之於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於外。趨趨而萌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爾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邇臣也。孰爲邇臣。殆周之世外之左右諸

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與。知政守藩。邇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邇臣。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以辨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哲者。明之極。不然。爲主父偃。爲董賢。爲宏恭。石顯。爲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初。故明哲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爲大有盛治之君。雖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媿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與。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

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誠齋先生易傳卷五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蘊夫山，謙之益也。舊說謂山能下爲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山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蘊夫山？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是盈，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爲虧，益變流之證哉！神人之道，亦若是爾，害也，福也，惡也，好也，果自外乎。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歉而未止。惟其歉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既之槩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不能有天地而地能有天山。君子觀此而得天之理。多或寡之。寡或益之。不稱則慍。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之謙其過謙乎。曰：盈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虛之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躋。德以位衰。二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講求謙之道。鳴者講求之切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學。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爲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主五陰稟剛陽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勳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盈必廢。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爻之利。有利於承上。有利於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傲者違承。

上之則下乘勳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搆施也。此皋陶予未有知之謙。勃驕主傲也。渾排濬忌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靡不爲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則衆善畢赴。焉往不利哉。衆人以居高爲得志。上六以居高爲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享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者與。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於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則二大事。一小事。其焉往不利。而況小於二事乎。豫說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夜爲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爲寒，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時，違之則薄食輿而愆伏起。聖人得此，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尙何事刑罰哉？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吳楚，遼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永清四海，言兵寢也。易曰：刑罰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爲哉？天而已矣。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九四：豫之主。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說豫之時，以陰柔居下之資，而有上下交應之變。挾口才以濟狡志，利其身亦凶其身，凶其身亦凶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說鳴，髡衍以辨鳴，晁錯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

鳴。李訓以大言鳴。鳴乎下。應乎上。凶在其中矣。而況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爲鳴豫。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陰處陰。靜而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豈升盤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脫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袵衣不能易舜之陶漁。赤舄不能萌旦之驕吝。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母而不能離。賈謐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爲累。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動天地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志无位。志則不伸。有位无主。位則不定。有主无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爲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難。吾未見其

動之有濟也。小動猶難。況大動乎。九四以剛陽大有爲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衆陰上下之朋。小動小得。大動大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興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醜。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效止於恆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爲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揉而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於逸豫之樂。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極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爲憂勤之主乎。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爲太甲。爲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三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則利。隨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之有。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僇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之歸。兌少女震長男。男行女隨。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陵柔則離。柔乘剛則爭。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初九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於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動而貞也。曰天下隨時說而隨也。執動而貞也。聖人動而貞也。天下隨時執爲時也。聖人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迹。聖人以用隨體。天下以迹隨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大哉隨時之義乎。震動兌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遠而不隨乎。而況靜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繼日。非與。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競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說爲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於變。渝者變。

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公也。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爲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爲初九者。其動可輕乎哉。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而彼說隨。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卽也。隨於暱。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聞而自疎。勢不兼也。故蘧子馮初嬖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爲遠郭者乎。牽於彼而吾隨之。曰係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惟

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爲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則郭子儀。淵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爲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爲莽。卓雖不凶。猶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陽剛居兌之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說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而況可得聞而離之乎。二程以爲太王居岐。龜山楊氏以爲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三三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爲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爲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而不降。陰下

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桓以無知興。文以里平霸。故亂爲治根。蠱爲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終則有始者。尤以後甲爲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其有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无事而不動。山也。山下有風。則風薄山而事生。風落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爲子而辭其幹乎。能幹。則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能幹。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佗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文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然則九二其孰爲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旣柔。體又止。則君非大有爲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

臣非大有爲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衆子。母倚子者也。衆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爲何時也。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爲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爲田常。爲意如。爲莽。卓。爲王敦。桓。溫矣。求爲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爲六五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爲晁錯。則爲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其未飭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

勸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爲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爲。曹參欲無爲。非不爲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爲也。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與。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幹蠱之治者。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衆賢所輔。君无陰柔。而況剛明之君乎。然則闔宦之弊。文宗曷爲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爲子而不事父與。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廈乎。則上九不可爲。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爲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猷猷不忘君。江湖有

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爲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爲天下之可法。巢、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與荷蓀、晨門異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六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爲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反而再進。然後爲遯。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夫乾。姤也。陽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爲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爲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迫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遯。而有凶。則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爲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爲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爲小人。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狠而進。進必不順。剛

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遠。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有與而無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無外。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憲。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剛長之運。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爲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

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傳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於成湯先主異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愎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與。亦何能爲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子西暱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忘誘者昌。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己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與應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與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臨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爲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任其知。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爲内。志在内。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三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其猶觀祭乎。觀祭者。不於其薦。於其盥。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爲盥而不爲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顒肅應於下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爲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體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內順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耳。天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立天下之中。惟天下之中正。爲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旣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曰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曰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茲謂童觀。童觀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爲可恕。故无咎。在君子。爲可責。故吝。驩兜之薦共工。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驩兜。越人之彎弓。兄之彎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闕。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之與九五，正應也。非如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束征爲艱。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己而爲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有剛明之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其光。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之，而賓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己之所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邪，我

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邪。其咎將誰歸。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而負達尊之望。故其志未嘗一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己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之身不爲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爲天下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三三 震下
上

噬嗑。亨。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嗑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獄。獄。刑人之事也。何利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分而不雜。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尙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威取諸雷。明取諸電。然曷嘗贖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勅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屢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誠。必至滅耳而獻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王貽以兀而賢。朝爲小人。暮爲君子。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惡。則爲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淺也。初與四爲應。四於卦爲校。二能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无與矣。故吳凜非楚。則反不決。燕且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豈惟六二以中之德而去惡哉。亦居大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與位偕。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何難乎六三也。九四爲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噬之則遇毒而傷齒矣。而況齒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

卯以治魯。祇以亂魯。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肺。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爲梗。而曰噬乾肺。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爲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共驩。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去共驩。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肺。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矢言直。剛惡者爲乾肺。剛善者爲金矢。然猶曰利艱貞吉。蓋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疎。訓色變。怯也。蕃宣章。疎也。然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屯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之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強梗。則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曷爲有助也。噬嗑之強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君。體中正之德。又得九四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況初九強梗之淺。上九強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于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爲哉。惟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爾。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之以六二六三協力決齧之助。則上九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

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去強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黃言中金言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聽不明。使耳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三三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爲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爲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辯。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繪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遠。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蔽。明不及獄。

則明不矜。明庶政。雖也。无敢折獄。良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況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汙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己。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來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取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

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溝矣。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竊。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爲哉。永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君閒。而憂疑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兼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軻喜，吉孰大焉？然賁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恥乎？且隱丘園者孰哉？初九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之賢於高祖，可以爲六二歎，而爲六五賀矣。六五何恥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爲吝嗇，故曰吝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吝，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奢之時者，未爲矯，而齊詐非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爲陋，而閨仕非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七

三三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自一陰之姤。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爲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盛而剝一陽。爲小人剝君子。言剛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爲下民剝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

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有剝足之象。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與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爲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內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爲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以呂強當之。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剝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莽卓憲翼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貫者。聽而總之也。寵者。心以倖之也。如是。庶乎

羣小不爲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爲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錄過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竝進之日。衆陽剝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搖落之後。尙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爲所食邪。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剝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效也。曰終不可用。做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坤爲大輿。

☷☷☷
坤上
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曰動而以順行。何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及於復之下。反歸也。陽歸爲主。陰去爲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

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欲速疾。復而臨，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俟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枯，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慰之之辭也。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猶詩一之日，二之日也。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冰古凝字，此古義之屬有存者。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水獨溫。

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卦義爲君子道長，象義爲承順天時。爻義爲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過，過而忘反，反而已遠，凶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而即復，不

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爲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即復，一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補劓而息黥，非二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不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故初九已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无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爲頻復。厲，厲危也。非頻復之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曾通引此文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而其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過而未能。伯玉且然而況不爲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日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爲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爲獨復。居中得正者，道

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之焉。因徐辟而見孟子。視陳相則優，不可以爲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當陽長之時，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可復於治，亡可復於存，猶運之掌也。然僅能敦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強盛而不警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與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猶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搖而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充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乾之上九，爲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君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爲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彖曰：剛反，反言歸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爲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爲主。震之卦以陽爲主。下卦爲內。故曰爲主於內。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倡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爲動而亨也。動以正也。何爲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爲而能動以天也。天實命吾動也。故武王誓師曰。天命文考。肅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動。文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也。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苻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欲。當堅之時。內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出，蓋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達，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爾。董仲舒引書曰：茂哉茂哉，古茂懋通。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體，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邪？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畲之，爲二者，何必矜其能耕且菑，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矜而動，卽動以人欲。子玉變子文之政，參遵何之法，子玉爲能，參爲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矜能，則焉往而不利。雖不耕不菑，不求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名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處動也。動而未嘗動也。吉凶生乎動，今六

三未嘗動而災。是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既无妄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失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繫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罹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災。六三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楚恭王出游。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爲得乎。塞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馬。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楚恭王以下皆從學易記增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朞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正應。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

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則有疾而不治可乎。曰。有有妄之疾。有無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無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晉景公。齊桓侯。是也。不治無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尼。蘧子馮。是也。故無妄之疾不藥。無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無妄之疾。無疾之疾也。勿藥可也。無妄之藥。無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梁肉而寇藥石。藥固無害矣。吾無疾。焉用藥。藥無害。猶不可試。而況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無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功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秦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漢。而武帝興師。虛耗自此痼。

上九無妄。行有眚。无攸往。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爲卦。動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萬物者。莫迅乎雷。宰萬物者。莫尊乎天。雷動乎下。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札傷者矣。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可不動者。是爲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焉。初九耕之。六二種之。至於六三。處順以廩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饗之而已。上九。人此室處。曰爲改歲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宗高麗之師。明

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三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则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

三三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爲。不若止君以恥爲。吾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爲。而君自恥爲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正也。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乎。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无息。則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新。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爲而臻茲。能尚賢故也。其孰爲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資。上上九而已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君。乾爲君。艮爲少男。乾健欲上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爲能止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吾皆止而不爲。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正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鶴。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面折禽荒。章交盤遊。

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貪貨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乾剛健。艮篤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輝光。天夕則晨。山落則榮。故日新。五應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韁天道。人之心靈於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彼。體之在此。賢一變。至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己。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奪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雖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之災咎矣。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苻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犯災也。

九二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也。說輻所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而止。輿說輻之義也。它卦二爲臣。此九二乾爲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爲馬。志乎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三

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寬。而況九三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上九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良體而陽德。良體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二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孰禦焉。而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正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爲之防閑也。初喜其往。卒憂其妄。惟艱惟閑。貞在其間。畜德君子。行中有止。九二爲輿。衆陽爲衛。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牯。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蓋旨酒糠邱之濫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慾。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萌。積其躁慾之源。則消其傷物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絕。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皆積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堯湯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爲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陰止三陽。則爲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止。止羣賢者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二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竝進。道之

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驩其能止之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八

三三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覆下承。衆口森然。卦之形也。曾通引作艮一陽上覆震一陽下承中四偶畫衆齒之象也。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頰齒飲食之象。

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就。必反觀自養之邪正。自養者實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吉乎。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皋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爲天地。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爲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實而非僞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萬物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慎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飢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下卦三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徇欲。又戒之以必凶。又恥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子夏之悅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與。朵。動也。震動初應四。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之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猶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觀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以養其祿。而上亦非其應。於是猖狂妄行。陷於非僻。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妄行者。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以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顛。言從初九而倒置也。自上下上曰拂。言從上九而違常也。丘。上九也。艮爲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次无六二之兩從。蓋明然拂違自養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躁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忤文八

司馬之徒與。故溫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爲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顛頤而凶。初九不應也。六四顛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進德。何如哉。逐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何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衛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朶頤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己。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爲。順從於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爲而後爲聖哉。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艮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衆陰臣民所畢聽者。故

頤養天下。皆由己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惕厲而後吉。果能惕厲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濟。況平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廈將顛之時也。下橈將蹶。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爲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爲之時。无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爲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矣。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羣臣。又斯才也。斯廈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橈也。廈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況四剛雖過於剛。而二五乃得其中。爲下者順而從。爲上者說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本謂初六。末謂上六。上六君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卦之反爲上六。四陽剛過。故爲大者過。陽大陰小。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在澤下。木可沒而不可仆。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堅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无悶。故陋巷之窮。乃顏子之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廈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柔故不忤羣小。潔故亦不汙羣小。巽爲白。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廈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廈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爲女妻。初六耦而敷散。根象也。故爲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橈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三言棟橈。凶何也。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支廈者。廈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橈。陳蕃竇武以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剛處剛。不爲九三之凶。則爲九五之不可久。扶傾拯橈之盛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宇。九四非棟也。而曰棟隆者。何也。窮

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也。上六折矣。兌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爲六四。九四自內上而爲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巍巍乎其隆哉。退章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說。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執誼而相黃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吉之效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撓於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之臣。有剛陽之臣。患无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譽。又不可久。又可醜。何也。九二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爲之用。而獨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爲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爲。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婦而失節。娶失節之婦而復老邪。无恥之甚。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楊氏。以爲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爲衍。曹爽。訓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爲坎。坎陷也。險也。鑿險而陷物曰坎。坎用性，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實，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尚。又曰有功。天險上卦，地險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卑高貴賤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無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脫一坎字。蓋八卦無複名。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無倦之意。洊，再也。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以坎爲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巧矣。然窞人者必自窞，險人者必自險。給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初居坎之最下，故爲窞。初一爻，穴之

象。

會通引此云重坎之下。故爲窞。偶畫穴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其美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大濟。不可小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強之位。此小人欲爲猖狂之舉。妄意於見用而徼功者也。聖人則曰：新人宜勿用。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故曰坎坎。遇險因欲濟也。然倚奸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祇益其險也。阻且枕。枕倚也。入於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求出險。而未能出。蓋內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洊至。則二水合而寢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恃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內水。則內无主。九二內水之先至者也。恃先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與九二。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權於勃。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二。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內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

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與約，如約信盟誓之約。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衆寡。小人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然而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曷爲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異、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於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國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挾陰邪之資，竊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與。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強，其窮必凶。

三三
離
上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明卦也。曰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无，生於至虛，麗於薪則无者有，虛者實，薪盡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于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爲母牛，畜養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置，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曷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側，慮久長，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踐履之實，錯然璀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學易記引此未進下作其文明之德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

者畏謹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履錯然敬貌。猶云踧踖盤辟也。履錯以下十二字從學易記增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爲禮必敬。恂恂闇闇。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辟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甚大之吉。爲一卦之盛也。周公公孫碩膚以之。黃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哀樂必類。曹大子聞樂而嘆。君子曰：非嘆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不類何也。年過而耄。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爲日昃。爲大耋。離爲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位。而席內外重火之氣。故其與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二剛強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管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強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晦之以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髮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三監而吉與。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離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吉爾。居昏世，遇危事，殆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乎。程子謂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九

三三
兌上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恆。咸恆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而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爲咸其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

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叔胙。季氏不能宰子騫。是也。九四說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行五之感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股之下。拇之上。蓋脛之肉。所謂足肚者也。其往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鐘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說。呂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執感而執隨也。感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敵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敵若何。如賁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屈伸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閒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懵而已。九五。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昏懵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顯。故也。九與五。皆陽剛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與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自頰。

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闕，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況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三三

巽下
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恆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恆，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苟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爲始，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朋友隙末，皆失恆之道矣。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繼之以寒，凜寒凜者繼之以溽暑，循環不已，卽是而推，无非由變而恆，恆而變也。天地能變以下從大全增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恆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恆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之薦，楊興爲京兆，以楊興之薦已於上前是也。不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與。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恆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顏氏乎。氏字從學，易記增。故擇中庸，无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恆者也。其德无恆，不可以作巫醫，爲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忻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者。貪得而不止。如日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邪。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敵猶弱。君剛於臣。其敵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爲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爲恆。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爲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必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處動者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恆之世。當處靜之時。爲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温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安在哉。

三三長上下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微幸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幸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爲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共驩。不於歷山。且遯管蔡。不於曲阜。孔子於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矚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嘉遯。四爲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

故爲遯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爲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爲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爲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爲奸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黃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睽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隳勝。機雲之所媿張翰也。睽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己臣妾人。則吉。以己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爲好遯。隱而僞。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僞。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早。味遯之腴。宜於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爲君子。贊其爲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陋巷之顏。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遯之世其將焉遯而亦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況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三三

震乾上下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過是也而況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強而征也而征凶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

欲去絳灌。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爲。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剛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旣壯矣。壯旣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沉爲自安計。豈大壯九二之謂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如羝焉。喜於鬪而狃於勝。喜於鬪。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纒其角而後已。羸與纒。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處父。灌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

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邪。程子云。輓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才故也。羊卽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

三三 坤上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己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己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己，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類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蹠齧矣。坤爲馬，離爲日，日出於地爲晝，二接下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瞠，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瑩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乾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貽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爲之初，未受命於上，當

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黷。必也屹然而立。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黷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

學易記柔順下
多中正二字

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

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遠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爲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陰居陽。下不爲六二之大臣。上不爲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與。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如一隗入燕。而羣賢至。是三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遯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躡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王權。如桓溫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

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尙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尙剛。曷爲晉之主德不尙剛。曰。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旱暵。嗚呼。死矣。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爲日。爲火。雖柔猶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

有自危之心。聖人尙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強自任。其未有得於此乎。厲者。惕厲而自危也。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內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姜里之大難。而紂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艱險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象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爲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爲蒞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願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卹。何也。晦己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楊氏謂接浙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濱之事乎。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五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閔天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拯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

順帝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爲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試別而言之。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膺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是惟无狩。狩一而獲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則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得大首也。須暇五年。不可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於外。於是聖賢有不免於傷者矣。且暗主之與小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不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竝。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於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爲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與。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爲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照臨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旣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三三
離上
巽下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

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象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存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爲大而況天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離中女正位內外謂名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僞欺乎言僞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以始至子訓以始穉二以字從學易記增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

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無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有牝雞鳴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傲則家必墜。時則有腐木爲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壺內之正位。退然無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妣之事文也。褒妲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嗃嗃而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懌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與。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景帝之於武。其嘻嘻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卽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大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

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愛而自吉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與。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孚身。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

合凶不可吉。則無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之也。乃一人自爲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性。學易記作情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襲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學易記無初九二字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上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乎惡人。則无

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爲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學易記於作與故爲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爲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弇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弇亦狹道。巷者道路之隘徑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他歧。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覲之。是其遭也。孰得而竝。是其覲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竝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說。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

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皙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爲中，爲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狗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王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爲宗臣也。

十三字從大全增

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鉅

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況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

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已。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爲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爲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一

三三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敵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靜退以

待時之平而已。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顛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銳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歸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寶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內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邴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無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爲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蹇，退則其吉乃大碩吉大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彖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己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持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彖之言蓋歎九五之无助也。與。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爲，天下无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媮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

而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興而有攸往。故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高帝幸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句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爲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臧宮馬武之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多難旣散。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爲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疏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媯是也。隼者。

小人之驚、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爲不謹矣。易
記謹作詳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也。田者，力而收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
者，中而不遇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
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
駕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況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
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
漢，以致董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
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蘧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
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爲解

難之要。維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卽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煥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爲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爲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爲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己以益人者。有損己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己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

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僞也。漢文卻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不益上。是剝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不於其道。於其政。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嬖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頂踵實而腹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卻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況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爲中正也。若非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沈。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兌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兌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弟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

人乎。然无鄰於歷山。而堯爲之鄰。无侶於河濱。而堯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於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遯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聖人勸六四。損己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欲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子產容國人之議。己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閻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爲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己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爲損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寬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此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與。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良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良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貞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三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爲道。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豐。以益己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說无疆。不曰豐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

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震以動者動必沮，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而況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爲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以己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大哉益乎！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遜坤之初六於己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爲益動而巽。初九爲天施，六四爲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顏子服膺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遷善，故復禮爲仁。大哉益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陽剛之才，爲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一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才而憂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且息姑之攝，是也。有利用爲

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天德之人。爲衆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與天下之大利。爲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卽堯舜。吳濩卽湯武。桓溫卽伊霍。王莽卽周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貞固則吉也。夫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爲吾王所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外敢來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穰苴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假周公之忠。是也。曰。中行者。惟果於爲益。而不爲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爲。而必告之。若

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爲。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爲。故陳寶之益漢。訓注之益唐。茲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儒不能以自行。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陽。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爲益之君。惠萌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有孚之象。王輔嗣

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郟塢是已。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二

三三 兌乾上

夫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夫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豎之時也。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尙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尙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己。而

必施之以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必戒之以爲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學易記引此作一。小人雖微而在上。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無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行中而戒於遇。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遵養時賊矣。莫夜句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頰之骨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內爲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

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夫夫，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愠，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羣陽而子與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己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卽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夫夫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己而汙己也。有愠者，以上六爲羞惡而愠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助闞尹而害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温太真舍王處仲而歸朝廷，君子夫夫而若濡有愠者也。爲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己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夫夫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九四譬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兌爲羊，九四兌之初也。譬下體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之狠，陽者，德之剛，九四以狼濟剛，宜其與羣陽竝進，以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爲繞指，夫決爲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譬无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夫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忍狠悞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以陽處陽，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九二中正，九四媚說也。

九五。萑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萑陸。草之脆。夫夫。決之強。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未光。決之憾。九五爲決小人之主。合衆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拔萑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煩吾君夫夫之極力哉。旣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爲光大之憾何也。易中有難。夫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強君易決而決之。奚牽。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尙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者。夫夫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爲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恃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云。萑陸。馬齒也。故至脆。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

學易記引此。天下有地字。

之大也。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爲弔小

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夫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爾。

三三 巽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況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剝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於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嘗忘踣躅而踣躍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於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逞。繫之於柅。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進。真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漢。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地。則逸其繫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於豕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欲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喜遇之之蚤也。喜於遇之之蚤。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纖則笱。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具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他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

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於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衆漁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爲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而江東已爲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臀。爭魚而傷。故曰无膚。夫之九四。與姤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方。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之德乃舍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吝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冀哉其爲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也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于行苟廢蘭陵亦然而況賈誼仲舒馮衍之徒與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三三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試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萬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嘉之禍。生於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於開元之治。是可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真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敢恃也。順坤也。說兌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防。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與。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睚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爲。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鳴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

固將舍舊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爲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旣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旣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爲上所引而有所變也。中未變者以下。從學易記增。故

馮唐之對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初以爲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

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六反則爲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爲聚。則盡得三陰之衆。上與君爲聚。則已偪九五之尊。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永其真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

乎无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矢。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士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望渭濱之事也。與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子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爲，而盡去外飾之虛文。臣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幽之而聽，非閔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總干而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耳。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亂升而爲治，君升而爲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

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巳。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執當之。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三

三三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坎兌二字從會通增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險處以兌之說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曷爲而亨也。說也。曷爲而說也。貞也。曷爲而貞也。中之剛也。剛於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說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處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得窮也。望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而好徑求困亨之蹊。誇以亨其嚮。佞以亨其競。媚以亨其合。其誰信之。信於人亦必不免於天。儀衍斯鞅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亨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輔嗣曰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則甘藜藿樂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剛中。兌爲口。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今水在澤下。是无水之坳堂爾。此其所以爲困也。君子居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堯舜。遂之。斯堯舜矣。志乎孔顏。遂之。斯孔顏矣。孰能禦之。困之所以亨與。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況困之世乎。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囂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與。初者。卦之下體。故爲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鷩之爭食。鴟鵂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陽剛之君子。爲初六六三二小人所揜。九二吐而去之。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戶庭之不出。絨冕之自來。粢盛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己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寧君己先。毋己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事凶也。其道

凶也。枉己正人，非凶而何？中有慶者，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誠通乎君，猶享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卽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不爲霸者乎？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爲赤，故爲朱紱。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月揜日，則日食；日揜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揜君子之理哉？初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乖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將奔初六之鄰，則閉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爲君子之所揜，親戚皆叛，而盡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邪？妻謂上六與己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爲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爲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解入郢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闕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卻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吝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渝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世，爲

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爲小人所揜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東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爲車剛。故爲金。又坎爲輿。

九五。剝。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當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揜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揜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孰爲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大之德。爲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爲爾。一有爲焉。孰爲小人。刑之以劓。刑之以剕。孰爲君子。錫以紱冕。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福慶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卽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爲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爲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陽剛之才。具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拯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揜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則爲二陰之所繫。如困於葛藟之蔓。而不得脫。終則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臲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面。可也。遏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吉。又許其吉行。皆

縱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惟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剝則爲下。僮汜之事，可不戒哉。

䷮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畜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井何畜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爲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爲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慚，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繙綆也。汔至者，綆幾至泉而未出也。羸繫也。古羸繙通用。剛中謂二五。惟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井，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二，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繙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坎爲水，巽爲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二，有瓶仰而出井之象。韓信以木罍缶渡師，其古之

汲瓶之類與。羸、蠱字已解在大壯。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洌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昏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況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曾之詠歸。漆雕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爲真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爲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爲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鮒耳。是井不爲井。而反爲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鮒之瑣細。而反不及於魚鼈之盛多。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下注而无養人之功。何足

以爲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馮暉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明之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潔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淳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枉其養人之才德。故爲之惻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以爲井歎也。非爲井歎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爲君子之不見用者歎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揜於物。遠於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四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爲學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國欲新也。曰溫故知新。爲學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進德之新乎。甃者。甃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爲新。井德一脩。則舊學有新。

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己之莫已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一有兩甃接連之象。故爲甃。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冽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爲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飲之。學易記。飲作飲。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汗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後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虛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雖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與上六一開而勿幕之象。

三三離上
兌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

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之道至於革。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舉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以水革火之象也。物窮必革。亦衆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敵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爲用。豈特治歷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歷者食之天。舉其大。它可推矣。歷貴乎革者。三辰有差。歷亦萬變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蚤。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

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爲。而曰不可以有爲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爲。何時而可爲。今日己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正文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爲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權亦近矣。爲離卦剛明之極。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貞厲者。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詳也。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太剛。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者。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大亨无塞。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達。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哉。故伊尹相湯。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敵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敵，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當而亦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違。其賊曰：疑。革至九四。蚤者遲。專者隨。躁者衰矣。而又不爲，不以疑而賊大謀乎。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慮之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矣，君獨不信吾志哉。豈惟君信之，天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田饅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卻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兌說之初也。人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侵君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爲，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爲，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爲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敵濟敵。既革悔革，是以敵易敵。革之道亦難矣。蓋舉國之欲止，不能止苻堅之行。舉國

之欲動不能動漢文之靜。雖然與其輕也。寧重與其喜也。寧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尙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己。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強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尤以爲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爲遲。憂其革之盡也。非憂其革之盡也。憂其革之過也。會通引此傳曰。不得尊位大中而變者。其文蔚然。非若虎變之炳也。上六居過中之位。時位不及於九五。故所變者革面而已。與此文異。

三三 巽上
離下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

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會通引此傳有曰鼎法象之器也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今傳無此文。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孰爲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爲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萬法類從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命令必重。蓋取諸鼎。然又有一說焉。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卽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故傳曰禹鑄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鼎洛邑。又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之一說。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紂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去惡不盡。良庖无潔清之鼎。去敵不盡。聖人无新美之治。是故不有傾寫。不可以盡去一鼎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盡去一世之敵。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鼎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毫之不盡乎。故爲鼎者。顛覆其趾。以盡出其否惡。爲治者。滌蕩其舊。以盡徹

其晦冥。否惡盡而貴珍之膳來。晦冥徹而陽光之治起。湯之革夏。必代虐以寬。高祖之入關。必除秦之苛。布漢之寬也。初在下。故爲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巽爲長女。而初六居下。故爲妾。妾者。陰閉晦冥之象。六雖陰。而初爲陽。故爲子。子者。陽剛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鼎每覆則每潔。故未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者宗廟之重器。賢者聖人之鴻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薦諸聖賢。可飽夫天下。九三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遇六五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享者也。然寇陽者陰。讎正者邪。初六與吾近。而吾仇也。寇我而能我。卽則此必受其卽。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今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卽我之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裘度。而周唐遂安。慎所之者。言謹審而不動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慎所之。故吉而終无悔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其下者重而沉。其上者輕而浮。其中者粹而美。曷粹而美也。間乎輕重清濁之中也。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鉉。孰爲鼎之實。三陽是也。孰爲實之中。九三是也。故謂之雉膏。雉者

肉之珍膏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食何也。九四塞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萬物以足行。鼎以耳行。六五離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間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矣。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改之也。雖然。暗君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斿之詩。是也。鼎耳革。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失其義。謂君臣之義爲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有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無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不踣。九四以陽處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力已小矣。與小人而同事。必與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需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顯與反覆之牢。之以鬪靈寶。哀粲與惜身之褚淵。以鬪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粲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哉。深以戒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挈一鼎者聽於耳。挈天下者聽於君。耳者一鼎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

過中必溢。鼎鉉剛。則舉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爲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爲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諛臣進。元帝之貢、薛、韋、康是也。黃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爲天下之利。六五一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體。故黃中。得九二爲大臣。故爲金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雨旣浹而雲歸。鼎旣薦而鉉逸。鼎至於六五之持盈。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旣薦而安逸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諷之中。藏面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旣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之上九。玉鉉在上之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爲金鉉。粹於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爲玉鉉。玉者質剛而德柔。溢酒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剛處柔。則爲折足。上九以剛處柔。則爲玉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體。乾爲玉。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四

三三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虩虩然必爲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爲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爲福。移懼爲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才。美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爲之矣。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是已。震爲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爲雷，爲動。日出者，猶曰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脫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況洊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況敬者乎。君子敬者也。

一雷已驚矣。而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驚也。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驚而已矣。過則舍之。徒驚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象辭已言之矣。爻象二辭同。或者其一重出。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時有險易。則勢有詘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詘。險過則易。詘甚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剛自衰。則吾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之遠也。億。度也。具其所有之資也。度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也。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爲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奈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臣子之義乎。曰：是臣子之義也。不才云才。隕身細也。隕國細乎。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遜夷吾。子皮遜子產。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眚乎。國之福。身之福也。蘧子馮不爲令尹。蔡謨不拜司

徒可以无咎矣。抑可以爲次矣。

學易記引此文。蘇蘇懼之至也。辭去其位。以讓賢者。可以无咎。蓋樂枯之詞。非本文。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內。處至陰之位。百鍊化爲繞指。一齊咻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珣、侁、文。並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爲正位之君。宜其憤起奮發。撥亂反正。以大有爲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爲上六之震極。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思焉。長慮焉。億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己。五固震之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鬪于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下臨五爻之動。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驚。一則以安。曰：征凶。言往則凶。驚之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咎。安之之辭也。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而不往。

則无咎。我躬遠於剛。而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以再三警之曰。汝雖无咎。而鄰之蘇蘇。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鄰戒者。與震之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得。謂懼而不自得也。三與上應曰鄰。說者以五爲鄰。五君也。非鄰也。

三三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頤如人之頤。噬嗑如人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二陰虛而衆者。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貞。面內而背外。是艮其背。不自復見其身也。其悔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見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觀貞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學。觀悔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學。忘我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爲。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貞內。故艮其背。悔外。故艮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脫一艮字。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爲止也。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爲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聽乎己。耦而耕。踰而避。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构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卽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內。而不自見其背。況見己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況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一山已不動。況二山相重乎。山兼重而二焉。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位。可得而動乎。緼袍。緼袍立。狐貉。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聞。典樂。以樂聞。亦止其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狐貉。併緼袍而喪之矣。後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音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大哉止乎。有止而絕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約之者。艮其背。所以絕人欲。而全天理。此止而絕之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止。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止。未失正也。

止不善者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況肆之於初者乎。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己之不善於初者也。漢文卽位之初。喜嗇夫之辯捷。而張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顏爲幾乎聖。而文爲七制之主。止於初之效也。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靜。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永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而初動。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則不然。居大臣之位。逢其上之剛。必有順柔之忠。而後可。譬之一身。以己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在上。則猶背也。六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而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從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艮其腓。非不欲止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

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之學。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不已見。已亦不子都見也。且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惟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艮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爾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艮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闕而不出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闕。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艮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背而不動。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躁而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惟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學之功也。然則學。顧可少哉。故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學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危薰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橫。有門限之象。艮爲門闕。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疏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四居體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艮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如綽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而不止。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審而後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艮之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止。而偶有口吐而不合之象。故爲輔頰。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顛。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踰矩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背之象。故厚。

䷳ 艮上

䷳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爲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順，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不動，動斯達。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有也。非人所植，則聽於天，而无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高，所以爲漸也。君子體之，以此處己，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速責其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故風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已。巽爲長女，又爲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始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无躁之節哉？爲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慍武叔，孟子怨臧倉矣。艮初山之麓，故爲干。又偶立，有江干。

兩岸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衎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爲。艮二山之石，故爲磐。艮爲小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止極者，進必銳。伏久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必銳。飛必高也。是故自干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好高而已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雖衆，豈復回而頤，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必合而從。初六六二九三之羣類也。九三知進，則往而不反。決焉棄其羣類而離絕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而相悅，覩焉孕而不育，亦不知媿恥矣。聖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明汝目，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類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盍亦和順於汝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寇乎？如是，則汝與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爲六四之所凶災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禦寇。故鄙寄舍祿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爲陸。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漸于陸，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椽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之漸進于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三禦四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爲木，爲風，故乘風而升于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此鴻之進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爲於天下，此如鴻之遇順風橫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無而無成者，何也。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說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六二，六四間君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爲蒯間之所勝，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貞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暮年而化，或者不妄，則易妄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爲陵。鴻漸而至於陵，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爲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何也？漸之進，至于九五之漸于陸，高之極也，不可踰矣。踰則僭，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之漸于陸，躁於進也，雖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干自磐，而至於陸，則其高爲驟，自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剛陽之德，乘謙巽之極，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故良平安劉之策，不妙於四老人寇鄧重漢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一卦，將學其進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爲進退，又巽爲風，至上九風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艮巽皆上實而下散，鴻舒翼之象。

三三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何以知其爲嫁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爲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女者，愛之鍾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爲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

妹者。敵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歸之也。孰爲之兄。震是也。故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曷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己歸於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從堯。四嶽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君臣不交。萬化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兌說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女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爾。而況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爲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爲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交。又以妹從姊而爲媵。愈失之矣。巽爲姊。經有兄而无姊。然則震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之上。故位不當。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與雨。則澤益滋。兄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與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愆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僂。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必無父。爲我必无君。一學之敝也。豈惟婚姻。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昧，跛言弱也。幼孤之妹，昧若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娣，媵也。故驪姬之娣生卓子，戴己之娣生惠叔，皆媵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爲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貞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已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曰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剛貞之德，而能體味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恆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歸妹以娣，其猶秦茅之茹乎？非娣之賢也。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產，而賢鮑叔、子皮。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卽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味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體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堅會通作潔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躡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挾綠衣上僭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僭之不當也。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維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以少妹之兄也。而歸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視聽聰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之尹。三顧之葛也。與。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則須禮而不輕。至四則愆期而未行。然則何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爲之妹。以是兄歸是妹。豈不光華焜耀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己爲過之。而自以爲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與。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傑。文帝不及賈生。其庶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遜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

訓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愛。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遜可能也。帝乙之訓難能也。帝乙之訓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遜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大者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六陰也。故虛虛則无德。居上尊也。尊則爲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與。故九二之爲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爲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簪以實其器。少妹疇依焉。儻无六五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目不瞑矣。一妹不足託。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上卦三有虛筐之象。兌爲羊。會通引此云。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象。上六而在外朝。爲許靖。爲王衍。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五

三三 離上
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豐亨。王假之。豐之亨。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曷爲而致乎此也。明而畢照。動而有爲。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曷爲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吾王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遁。況於人乎。況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晉武知憂。必無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無末年之變。知憂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罪己。三宗文王之無逸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無離之電。則躡足而怒不解。無震之雷。則刻印

而銷不隨。折獄致刑。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且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禹稷當平世。君子之幸也。顏子當亂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當豐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虛之機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雜也。與。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應之邇臣。爲己之所主。已往而從之。其功業成就。必有卓然可尙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災至者何也。時雖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與九四在上之邇臣。安能以己之昭昭。啟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從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劉更生張猛周堪。能從望之以傳元帝。而不能開元帝之暗。諸君子豈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則災于而國。小則災于而身。故漢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旬者。句時。言雖无咎。而未久也。過是。則災及矣。初與四皆陽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主者。四爲遠臣之所爲主。初以邇臣爲所主。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瑩。至明不可揜。故斡不可以爲鏡。晝不可以爲夜。可揜者非至明也。其資根乎暗也。世无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晨爲昏。世无不雲之晝。而雲不能以晝爲夜。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所能揜故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時。而見斗。是能以晝爲夜也。意者无日而晝晦。與。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

之既與。然則日中見斗。非其明之可揜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菡者。有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見。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暈于外。其賊在內。六二爲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至而中正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疑。舉而見疾者何也。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人者誰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上六。猶暗也。況加之以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德宗根於柔暗之資。而力爲強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於折敵衝。而莫強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姦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孚信。以發吾志而已。盡吾之誠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爲己悅。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還。贄不以爲己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則已。用矣。而止以小事塞焉。猶不用也。何以答天下之望乎。答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濟天下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無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上。君子有德而得位者。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如陂池沛澤之洋溢。上則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欲爲大事而不可爲。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應也。而

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人爲同列。先之而後者誰與。左之而右者誰與。同列不應。其有左臂而无右肱也。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爲之。惟見民益槁而不蘇。君益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咎哉。无咎。言无所措手。亦无所歸咎也。洙。卽昧也。三與上應。故平无勃不濟。元齡无如晦不決。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爲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爲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啟其明也。而況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爲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爲等夷也。如夷於九縣之夷。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顏籬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爲魏无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有不可爲之事乎。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尙矣。夫以豐大之時。而柔暗之六五爲之主。宜其傾廈非一木之支。決河非捧土之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邇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虛心謙德。以招來衆賢之章。知初九之剛明可尙。身雖在遠。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雖疑疾而不改度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三之志於致君澤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四之在左右前後。能勞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

用之以自近。昔也。天下以吾君爲柔。今則慶之譽之以爲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爲暗。今則慶之譽之以爲明。何其吉也。舍己之剛。用人之剛。卽己之剛。舍己之明。用人之明。卽己之明也。其小猶爲齊威王。而況不爲威王者乎。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暗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譽。況得剛明果斷聰明勇知之君而事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尙矣。六柔暗。五剛明。故有慶譽吉。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與它卦六五異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疏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總攬。勤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揜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揜之以姦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祕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際天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藏。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游於臺矣。豈復覲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弔。而弔成湯之不祀。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終。爲人主者。可不戒哉。

三三
長上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爲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窮於外者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亨猶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家而不貞。尙非吉之道。況窮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褻。留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通。故旅貞則吉。孰爲旅道之貞乎。以爲客則柔。亦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爲得其中。仲尼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貞也。曰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謂六五在外卦。曰順乎剛。謂六五順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與火也。柔而在外。故爲旅。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人之窮。何大乎時義也。時在彼。其繫在遇。義在此。其繫在守。遇非我所能爲也。守我所能爲也。望賢君子。不幸而爲旅。盡其所能爲。聽其所不能爲而已。夷吾重耳俱寓於秦。无異寓。有異時。仲尼陽虎俱去於魯。有同去。无同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刑不明則冤。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艮止。故謹。火行。故不留。而明。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柔之資。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棄逐而在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弦歌不衰。下之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方且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植。此其所以致災也。故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无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爲鄙事。有志窮而爲之者。有志大而爲之者。故關羽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卽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僉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爲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廣而儉。懷安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其真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楚送之。至齊。秦齊秦妻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卽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魏犢。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豈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而霸。執禦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爲客依人。而以剛處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人之心。宜其大則焚其次舍而无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

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其造于境。弗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而況不貞乎。近離。故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有剛明之才。而能居柔以下人。故旅于內地。而有處。非至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罰人也。然雖在內地。而猶未得位。雖得資斧。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非二五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王者无外。而何旅之有。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爲離。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牧之以謙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此其所以得乎人之譽。上得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與。矢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柔也。小雅美之。則鴻鴈。庭燎。大雅美之。則雲漢。棖高。至烝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之。民譽不盛矣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詠於詩。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載於傳。天命不隆矣乎。其

中興也。孰禦焉。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爲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爲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德。上達天也。離爲雉。爲戈兵。故曰射雉。曰一矢。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亦王者之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亢。而肆其剛強。至於失高位而爲旅人。自取之也。既毀其家。如鳥焚巢。又辱其身。如先笑後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挑契丹之敵。至於覆宗祀。遷虜庭。而亡天下。與凶孰大焉。然則有天下者。高亢可恃。剛強可肆乎。堯之恭遜。舜之溫恭。湯之寬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豁達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矣。惟六五當旅之時。而不言旅。非不言也。不忍言也。故沒其辭於爻。而列其爻於卦。始乎旅而非旅。終乎歸而爲主也。故六五獨不言旅。所以有王者无外之大義也。上九高亢。如鳥高飛。故象之以鳥。又離之極。故象之以焚牛。大物也。喪牛。失天下之象。終莫之聞。高亢自信。不聞其過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聖人慮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爲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請爲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與。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亨而小何也。析二卦而言。則一陰雖爲主。以不能獨立。而順二陽。合一卦而言。則初與四皆在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惟其在下而不立。是以雖亨而小也。然巽之爲卦。爲曲。爲靡。爲苟合。爲詭隨。爲導諛。其於人也。爲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拂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從命之象。二風相重而不息。申命行事之象。鼓舞萬物。萬民而莫之違。風與命令之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爲躁。可退則退。而不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右反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裴矩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爲邪。強者用之爲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爲諂。勇者用之爲謙。

故李愬之拜表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以謙恭柔遜之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爲進退。故疑。又其究爲躁卦。故武。

九二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德之順也。善則爲謙。爲恭。爲遜。過則諂矣。鞠躬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於陰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下。此又過於卑巽矣。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君之股肱。國之棟幹。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徒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則吉而无咎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穰焉降福。百拜而不爲諂。駿奔而不爲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然則過於卑巽者。用之爲史巫。則吉。用之爲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學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二陽覆上而橫。牀之象也。一陰承下而對峙。牀足之象也。

九三 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雖出乎九二陽剛大臣之上。亦能詘乎六四柔巽邇臣之下。是有時而屢不巽。有時而屢巽也。其所謂人而无常。不可作巫醫者邪。故雖巽而吝且窮。

何也。得之於六四而失之於九二也。廉以不巽而辱。藺藺乃以巽而辱。廉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三類巽。猶復六三之類復類屢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獨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豆之三品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豆之象也。是爻也。丙吉有焉。以厲精之宣帝爲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爲之同列。而善吉之寬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爲巽之君者。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而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也。所以无初者。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於四時爲春。於五行爲木。蠱之下卦巽也。巽爲木。故言甲庚於四時爲秋。於

五行爲金。於五色爲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爲白。故曰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句。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爲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爲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於順。何。巽於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正乎。謂不正。

三三 兌下

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句。民勸矣哉。

兌奚而亨。天人說也。天人奚而說。說利貞也。聖人奚而利貞。剛中以正己。柔外以說民也。惟民說。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邇聲色。始。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兌之象亦云。革言天人之說乎。湯武。兌言天

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是惟無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是惟無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衆友乎。是以君子說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當兌說之世。天下人說於下。君臣相說于上。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疏遯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悅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无附。至疏也。至疏則大利不能怵。至剛則大戮不能懼。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戲。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爲說。和兌以不說爲說。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禮不妄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說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天下視其所說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僞妄說人者絕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僞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之吉矣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愛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譙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違也佞僞取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聖人之誅盜輕於詛盜兌之六三不當是也夫兌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嚮而不售己之吉亦國之吉嚮而售己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說而來來而凶豈六三之罪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兌悅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爲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悅之時徬徨

焉。躊躇焉。商摧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惟容悅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即容悅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爲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君心之箴規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瓘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都。介。隔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其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其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說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說而來焉。上六以兌說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驩兜。畏孔壬。況不爲堯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舉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爲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來。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兪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兌而未光者與。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卦兌說之極。位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

三三 坎上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濟大難者存乎才，散大難者存乎德。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渙，散也。其爲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也，難也。下卦內也，坎下者，難在內也。膏肓內痛，非腠理之藥所能達，禍亂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時，孰能濟此難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子，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爲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爲魏，項挾勇，操挾智，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下之難永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濟大難也。曰利貞，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之大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難。平吳亡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馬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於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自功之色，至此然後見才不足爲武王，道德不足爲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謙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驕，不驕，斯不敗，故巽之才在木而不在木，巽之德在風而不在風，兼天地人之謙者，其惟巽之

有道與。故曰。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渙亨所以首之以王假有廟。然後及濟難。散難。利貞之辭。與剛來而不窮。謂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略。象曰。享于帝立廟。舉其詳。言不獨歸功於祖考。又當歸功於天。享於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清廟是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逢險難之時。屈卑下之位。而挾拯難之志。是黔婁言善賈。叔山无趾言善舞也。將焉拯。是不然。拯不在獨而在從。不在從而在擇。不在擇而在蚤。初六今何從。從聖明之君乎。在下而莫我達也。其次從吾君之大臣乎。從之又不可泛也。莫若擇其賢而有力者。九二者。大臣之剛正。所謂賢而有力者。與其賢如驥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從之。順乎其吉。沛乎其拯也。所從而不擇。擇而非有力。有力而非賢。賢且有力。而從之不蚤。非所以據拯難之志也。擇所從而得九二。得九二而從之於初。吉何疑焉。信從何平。從未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元齡。拯難之功何如哉。六順也。初蚤也。九二。乾爻。乾爲馬。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君子當平世。爲霧中之豹。爲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揚也。君子當亂世。爲決川之禹。爲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

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奏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況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幡然而改。尹奔湯以濟內溝之難也。舍築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席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苟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學者審諸。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褒、妲、斯、高、基難也。勝、廣、元、感、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免難也。六三在坎之外體。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則不競。外則无險。无位則无施。雖不能濟難。其散於難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萬物之表。故也。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者。一物不能傷其生。故商山无斯高。白馬无園綺。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聖人所不能齊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輕夷齊。以曾點重由求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三之渙其躬。散一己之難也。六三居險之外者也。六四之渙其羣。散天下之難也。六四近君之大臣者也。六三而爲六四。僭矣。六四而爲六三。媮矣。何也。六四逢險難之世。居大臣之位。當濟難之責。不能散天下羣舞之難。非媮而何。然散其大者。雖如山岳。而其小者。尙如丘陵。散猶不散也。不忽其丘陵之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平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大也。慕容紹宗之不追侯景。僕固懷恩不平河北。皆有丘而不思夷之者也。巽爲高。故有丘。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惟六三世外之君子。无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爲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謙抑卑巽之度。爲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蓋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排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號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渙王居。无咎。居之爲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爲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知消其根也。益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渙之終。能爲九五之渙其

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遠。則天下之難。其害日遠日亡矣。不留者。在上九聽與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孰能一聽上九之所爲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之殺袁姐。次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六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厥初生民，无窮民也。民奚而窮也。民之欲无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无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侈而歸節也。節則裕，裕則通。故曰：節亨，亨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无形也。无形則難守，於是中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以立，則截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爲傷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況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坎陽兌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兌說坎險，故曰：說以行險。二陽當君臣之正位，故曰：當位。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之在澤。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爲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爲制也。故曰制。數度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顏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愆節矣。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況爲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爲大臣。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公孫宏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主。虛耗之民。何裨焉。九二說之主容說之臣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極侈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闕

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歎。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鄭伯有、晉石崇、是已。至見逐於國人。追誦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及於節。上六之苦節，過於節。无過焉。无不及焉。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大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也。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代宗欲致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龔然，而承之。非承綰也。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強，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強而服也。子儀可強而服也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可美而易從矣。禹是也。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往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與。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故爲苦節。苦節非不貞正也，而奚其凶。果凶矣夫。吉凶悔吝，大者凶，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无凶，亦无矣。今也前曰凶，後曰悔亡，是凶而不凶也。學者至此，宜覃思焉。蓋君子之行。

或過或不及。故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一概苦節。亦何惡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爲真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不感不偷。又何悔焉。聖人憫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且亡。況凶乎。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孔子曰。君子固窮。固之爲言。固當然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與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也。雖然可悲也。而上六則榮矣。貞凶悔亡之辭。學者勿以其一廢其一。則上六之窮。未爲終窮也。說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苦節不可貞之辭。象所謂其道窮也之辭。比而同之。使其一意而申言。則易贅矣。夫卦象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也。上六之辭。君子以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齊而進伯有。石崇也。豈惟易贅也。節之卦可廢矣。

三三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爲卦。三與四二柔在内。則中虛。中虛則无我。二與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

心先立。則吾心先爲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爲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煜。中有誠者外必孚。孚之爲言。此感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至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伎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涉危化邦。有不足爲者。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鳥耳。使无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爲海上之鷗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邪不閑。不可與言存誠。僞不去。不可與言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然責子在初。閑家

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書。責。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爲。言。防。也。做。无。虞。戒。不。虞。是。也。元無防也二字做作引此文作虞雖訓度亦防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書。敵。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雖從學易記正大全矣。一。貞。之。外。无。非。妄。貞元作身從學易記正一。誠。之。外。无。非。僞。妄。與。僞。皆。所。謂。有。它。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庶。矣。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乎。夫惟九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忘。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召天下之同類。是心一萌。微而章。隱而顯。羣賢孰不響應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祿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祿於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悍藩。不悅真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在陰。以陽處陰也。其子。同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水之爲物。深則靜。淺則動。深則融。淺則結。六三。澤水之最上。淺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

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何則。淺則易搖。深則難撓也。六三爲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无它。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秦軫綏。在在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澤遇巽。故曰得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爲臣者不能誠其身。則不能誠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已而不盈也。不曰誠其身乎。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無黨也。不曰誠於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蠹。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張良蚤師黃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汙任文。後不汙牛李。馬匹亡也。絕類上也。謂絕黨以承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至誠如中孚。可謂道盛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誠之至。孚之盛。其惟九五之所獨有。而二三皆莫望其末光乎。曰然。然則九五之孚。不以其化邦則民斯從。感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未足爲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來天人萬物之應。方且惕然如拘攣而不少肆。歉然自斂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受大人萬物之歸已。而不足以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攣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

此所以爲中孚之主也。卦辭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謙也。九五雖剛而爲巽順之主，故攀如。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上九處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實，爲中孚之聲，此妄而盜真，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躡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此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萬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爲雞，故曰翰音。

三三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爲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孤，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靜而輕作乎哉？當是之時，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不

宜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也。飛而无歸，凶孰大焉。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大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爲，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羨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卑飛則吉，則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是已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澤滅木，爲大過。蓋澤不沒於林木之上，此過之大也。山上有雷，乃爲小過，何也。此以二卦之時言也。夫雷之聲，其收以仲秋，其發以仲春。艮山也，爲東北之卦，居寅丑之間，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孟春之間，而雷聲已發，是反時爲災也。故亦爲過。然已近於發生之時，故其過小，過與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進德之地也。小過過矣，君子用之，則過於善，故爲過恭，爲過哀，爲過儉，是三德者，病不過耳。過何病哉。然是三者，豈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之，爲過傲，爲過易，爲過奢。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二陽之實爲身。

外四陰之散爲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過。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躡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爲大臣矣。豈不凶于而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高位。常有過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徬徨而不敢進。窺覲而不得僭者。有二陽以振其前也。過其一。又遇其一。進則九四禦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振已。不可越而過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其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宜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溫嶠義旗之見指。皆遇其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安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之進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堂。噴其戴。如永從鳳光從莽。固從憲。邕從卓。然後爲從也。不防而信之。斯爲從之矣。從之。斯受其戕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

公將爲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六二有進而僭其君之心。故聖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過之世。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黨。上六之小人居高位矣。六二之小人爲大臣矣。初六之小人則又飛翔而竝進矣。當是之時。君與國其殆哉。不幸而二剛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從要地者。又幸而剛分處於內外。以遏羣小行來之衝。二君子者。豈以失位而不勉乎。聖人既戒九三以過防小人而勿從之矣。則又重告九四曰。爾雖失位不當也。爾雖恬退而弗過於進也。然爾既遇六二之欲越爾而上僭。而往從之。則必厲。勿用往也。必戒可也。永守爾之真正可也。能是。則无咎矣。彼陰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此聖人戒九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而況九三與九四同志而分處乎。一蔽遮王室於外。一扞衛吾君於內。雖六五之弱。庸可觀乎。故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爲保。良平從行。不可无蕭相之留中。此愛莫能助之詩。所以一倡而三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弱矣。然九三、九四相與協力。或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爲而澤潤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陰陽和則雨。今衆陰寇二陽。二陽戰衆陰。陰陽不和。一不雨也。陰陽均則雨。今陰盛而陽微。二不雨也。陰陽交則雨。今震動于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三不雨也。雨露發生之母。雷霜。

肅殺之主。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西郊殺地也。卦爲生卦。而雲興於殺地。安得雨。四不雨也。六五之君。何爲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旣不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不能射也。如初六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棲宿於巢穴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也。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尸。唐代宗竊輔國之首。是足爲天子之威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爲強也。然則古之弱主。亦曷嘗无有爲之志哉。六五震之主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則爲兌。兌。正秋也。故曰西郊。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者。升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履之幽人爲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爲女子。歸妹之跛眇爲女子。而履之跛眇則爲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孚之與小畜。同於有孚。繫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无達吉。詩无達詁。春秋无達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自其驩。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爲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輟。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傲於洪流。莫或傲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内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柔息。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飪。此其爲既濟與。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儆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濟難之初將去危亂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剛居剛有濟難之才。又能竭濟難之力如良馬焉。駕大車涉大川。川將離而未離。岸將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之卹。何以能濟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九三在前爲婦車之蔽。茀象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將進而隔於水。喪茀之象也。婦車有蔽而後可行。喪其蔽不可行之象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平之聖君也。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守盈。成吾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於其間。則此道棍而不得行。此衆人之所躁而競。君子之所靜而俟者也。躁而競者。勝負未可知。靜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處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二與五爲七。六二與九五相應。故爲七日得。詩有翟茀。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求濟者寧。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治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

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況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卻臧宮。馬武之請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陵於居者。牆以寇退。立水於宅者。舟以水涸。蒼此匹夫匹婦之愚所能知也。當無難之時。而不爲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獨不是之知乎。六四居水之下。火之上。是燥而涸之時也。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敵衣之袽。爲窒隙之具。以備葺舟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焉疑焉。無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旱所不能懈。故堯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備無患。傳說所以戒高宗也。曰繻有衣袽。有之爲言。不至於求而無之。謂虞翻曰。繻衣也。袽。敗衣也。繻。或作襦。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撫既濟無難之運。思患豫防。此將奚先。其惟清心寡欲。恭儉無逸乎。祀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爲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備物不如急時之勤。而況於奉己也乎。以此坊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二臺不作。而萬戶之宮已新。此聖人所以爲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禴祭也。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十七字從大全增。元作上六既濟之極六字。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辯邪正。其防消長。其儆勤怠。其戒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濟何時而定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吸必有噓。天地晝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變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是故泰復變爲否。既濟復變爲未濟。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既曰亨矣。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陽失位。而弱於才。如狐之能濟。而恨其小也。惟其才之能濟。而恨其小且弱。故狐幾濟而衰。力不能以舉其尾。如事之幾成而敗。才不能以畢其功。葺宏晁錯。房琯。是已。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未出於險中。剛柔應。謂六二五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爲既濟。火在水上。反是。故爲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慎辨物居方之理。何也。六位皆一陰在下。一陽在上。物各有辨。居不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矣。故舜與共驩雜處堯朝。非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也。可不謹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桓溫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則乘者人。曳者馬也。未濟之九二。止曰曳其輪而已。則一人而乘且曳也。人乘車而馬曳之。或兩或四。或六。則其車輕。其濟易。吾乘之。吾曳之。則其車重。其濟艱。故九二視初九。可以爲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於中正之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元齡而

助者十有七人焉。曳輪也。羽旣死。飛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浮於才也。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四剛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難矣。其丙吉王導之徒與。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无志者也。有志矣。患无才。有才矣。患无位。有志而无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无位者。能濟而不得濟。備斯三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懷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矣。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貞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具暉吉也。

六五逢未濟之世。爲濟難之主。而應之以陰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晉元帝之弱也。今也以真正而吉。

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何其反也。蓋未濟之六五。其體離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日之在夏。暄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揜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羣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爲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自曳其輪。以爲之用。六三之弱才。則又親附二陽。以爲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爲之用。安得不一掃大難爲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湯武高帝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邪。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爲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爲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於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邪。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及其天下國家。故涪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涪水。

100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七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寫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爲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推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書。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

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隕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安得不惟尊而位於貴。夫惟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於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禮。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動一靜。至誠无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鵲之巢无鳥之子。馬之廐无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幹流而成萬化之神。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摩坤。

之柔。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爲震。莫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爲巽。坎莫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爲坎離。莫之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得我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萬物者。坤之所爲也。爲其成。莫爲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苻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人之德業。於是爲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

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言君子學易者。必先會易之象辭。以爲用易之功效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昔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畫有奇耦者。象也。曰潛龍勿用者。爻辭也。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泯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畫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畫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無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陰。或以陰居陽。當位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旣曰明吉凶。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某卦之吉凶。生於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事。與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蓋吉凶者。失得之影也。

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以變化。理之晝夜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蓋變化者。進退之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退。至神而无跡。曷爲象之以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而无端。曷爲象之以剛柔乎。獨不觀之剝復。夫娠乎。夫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爲娠。而陽退焉。剝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爲復。而陽進焉。吾之變化一出。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坎離乎。月往則日來。日昱乎晝。則卦爲離。人見其烜乎外。而不知一陰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剛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則月來。月昱乎夜。其卦爲坎。人見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乎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跡。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爲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君子學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學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學。有方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則宅乎易。而无外。安則悅諸心。而非強。何謂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無窮。樂而玩其辭。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學也。何謂力行。出而動。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爲主也。至九二。則變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爲楊。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爲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其占曰。謹不害。

也。宜默而發。則爲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爲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學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罔不吉矣。非吾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居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君子居則觀其變。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極者。三才也。極。中也。至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象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象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象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象者言乎象。何謂也。乾之象辭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未嘗言龍也。今象辭以龍而象君。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爲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

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無禍。吉孰禦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追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象、爻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蓋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象、爻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善補過也。卦、象、爻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盡不善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象者言乎象也。辯吉凶者存乎辭。即卦、象、爻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即卦、象、爻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在於察乎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象、爻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

悔媿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誨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避凶以嚮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所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懷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性之內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準。準之言，法也。如太元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彌之言，滿也。經理之而該徧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徧經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

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惡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者。無聲無臭。何爲而有狀。狀且無也。何爲而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無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

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爲幽明之故。如是而爲死生之說。如是而爲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卽天地之道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卽天地之道。則易與天地相似而不遠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遁吾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爲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爲兼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道。流焉則爲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內。知天命者輕其外。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則因其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生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用易於衆民之旨也。妙莫妙乎天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元虛。惟聖人則不過。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萬物之生。至不齊者。萬物之情。將欲成物。未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孰能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衆而萬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而衆民。大而天地。運而晝

夜。惟易之爲用。隨用而爲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故曰。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其爲天地之道一也。舍陰陽以求太極者。无太極。舍太極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動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爲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鮮也。故曰。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然則孟子言性善。有自來矣。荀之惡。楊之混。奚白哉。噫。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无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

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而天地无憂矣。大全引此句作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憂矣。何天地之无憂也。有聖人以當其憂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之富有。則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增。何其盛也。萬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萬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乎乾而效學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以易道爲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爲遠乎。其近无內。止於靜而正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用也。近則正而靜。易道廣大之體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止處靜。以靜出動。是惟无動。動罔不正矣。自邇而

遠天地之間。人物之理。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之道所以廣大也。大則盛大。而无倫。廣則廣博。而无量。其爲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易。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耦。一貴一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而已。其靜也專。乾靜而正也。其靜也翕。坤靜而正也。惟其靜而正。是以動而罔不正。其動也直。乾動而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何爲靜專而動直也。專言一直。言達也。曷爲一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家。坤曷爲靜翕而動闢也。翕言斂。闢言散也。曷爲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弛然耳。坤之爲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孟子曰。廣土衆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大。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贊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無以加之謂也。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體之以成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盡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業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天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具易之道。不得爲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爲聖人。故道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爲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爲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爲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爲卑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極卑遜。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而已。何也。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而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天地。則易之書不可無易之

道在聖人。則易之書无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爲陰陽。在日月爲晝夜。在四時爲生育長養。在鬼神爲吉凶。在人爲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賾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嗜。使見虎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窮之事。今夫卦有六爻。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窮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窮也。爻之動故也。爻之動无窮。則誰得而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

事之變有無窮之動。將有以處其事之得失。而逆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禮法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卽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爲亢龍之窮。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爲堅冰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無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賤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元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元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世。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薄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賤而不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言至賤。先翦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彌可亂之訟。擬至賤而後言至賤。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在一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洿而隆。化慝而淑。猶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自此以下。皆仲尼舉七卦之爻辭。以明聖人立卦象。象爻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鶴鳴子

和此中孚九二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無陰。不鳴則不應。鳴則無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以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焉。至於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達。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至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內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與。主之者又誰與。在上之君子試思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聞。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許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初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慎謂之苟。不苟謂之慎。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爲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將由夫慎者爲之乎。薄莫薄乎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姻。非贊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而无失。无咎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已見乾之上九。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唐幾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爲負販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簞。而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已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三。己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章言易道尙占揲著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於一也。所謂易有太極也。分而爲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著。以左右手无意而中分之爲二也。象兩者。兩儀也。卦一者。初揲必卦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張子曰。奇者。卽所掛之一也。扚者。一揲之餘也。歸奇於扚者。以所掛合所餘也。猶問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爲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爲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扚。營之有四。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爻。遇九爲老陽。遇

七爲少陽。遇六爲老陰。遇八爲少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長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顯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甚神者。分而爲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善。故可與祐神。祐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仲尼贊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復別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爲乎。求之變化。其庶幾乎。何謂變。何謂化。變者有之。改。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爲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其知神之所爲乎者。疑辭也。雖仲尼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

道之神也。易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焉用之於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尚者尊之之謂也。此所謂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疑之間。將有爲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敢須臾離之。則有吉而无凶悔吝矣。吾將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之道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无遠无近。无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譎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而況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尚其辭也。吾將一動乎。不敢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三而變。或以五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其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爲之光明。山川亦爲之寧謐。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況於人乎。故曰。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況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於易之占。蓋吾有思

也。有思則惑。吾有爲也。有爲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天地之間。而著於聖人之書。无思无爲。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感。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啓鑰。无毫釐之差。无頃刻之緩。孰爲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卜筮者。尙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爲而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所謂復總

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說得之。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紊編者。如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皆與前後之文不相聯屬，別釋於後。姑試銓次之。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

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爲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無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尙其辭。尙其變。尙其象。尙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尙其變。尙其占。是也。何謂尙其變。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開極必閉。閉者開。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惟其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變而未已。是故已往者。故方來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易道之尙其變者如此。何謂尙其占。善卦圓方。易之占也。善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上二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善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獻也。佯來獻卜。是也。善聽乎方來之運。故曰知來。卦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尙其占者如此。故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尙其變。是故聖人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尙其占。是故聖人以之齋戒。則益尊善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攬其方。

寸之地乎。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曷爲有時而同乎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乎靜密穆清之中。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辭。默而觀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是而爲變爲通。如是而爲象爲器。如是而爲法爲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聞。黼黻張乎前。而目不見。天人之至理。隱然睹乎羹牆。而參然倚於輿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乎其明且察也。若夫祭必齋戒。卜必齋戒。將以動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襲吉。何也。著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著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之謂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著無情性也。而有應之與否者。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與神物者。有舉而无廢。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善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犧黃。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古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无其人。竊意其爲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脫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爻辭。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稱。姑試補之。曰。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也。易有太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太極也。是生兩儀。何謂也。曰：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二兩儀之陽。一生二。是陽之二象也。二兩儀之陰。一生二。是陰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爲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三四象之二陽。重兩儀之一陽。其卦乾生焉。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陰。其卦坤生焉。三兩儀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其卦生震。三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三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三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是生離之卦。

三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艮之卦生矣。三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爲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太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者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爲乾爲坤。二氣散而雜者爲震爲巽。爲坎爲離。爲艮爲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著龜。某爻吉亨。某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著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也。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

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過因某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太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太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爲四乎。爲一乎。爲大乎。爲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之自答也。夫言无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盡言。意无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无形之意。故言不盡意。聖人之作易。其書且不盡其言。其言且不盡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盡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真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屢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者無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況聖人。自言其易之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盡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彖象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僞乎。故曰。設卦以盡情。僞。易窮則變。泰否是也。變則通。剝

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穴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無也。雖然。乾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詁。與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形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今夫籩豆。器譬也。所以秩籩豆者。道譬也。吾身之手足。器譬也。所以使手足者。道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卽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董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卽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體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體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八

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之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震。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辭則曰。陽在下也。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

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衆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處吉凶者一。曰本曰時曰變。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也。吉凶何從而來哉。本乎爻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靜作。此之謂吉凶之時。時未可見。故初九之剛變通而趨乎潛。不潛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趨乎見。惟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吉凶者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貴爲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貞爲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爲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正者天地之道也。非聖人之私器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孰爲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者生也。其簡隤然也。確然者確乎不可拔也。隤然者隤乎其至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至於六十四卦之象非它也。皆形像天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動則其外者見而爲吉凶。其變者見而爲功業。聖

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繫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德也。雖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爻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爻象。而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聖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爲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恩之澤者。奪民之財爲己之財而已。故鹿臺聚而商亡。鹿臺散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己出令。亦義也。元作謹以出入。從學易記正。禁民爲非。亦義也。此所謂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然則易之爲道。爻象云乎哉。繫辭云乎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一章至蓋取諸夬。言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與。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

章。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爲雷爲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爲山爲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某範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網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尙其象是也。是故網罟之象生於離，三三六爻縱橫錯綜，而網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教民肉食，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耜取諸益者，三三震下巽上。郭子儀曰：震巽二木之象，而其象曰：木道乃行。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氏曰：嗑，合也。設法以合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所謂衣裳。卽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三三。震下。隨之上卦。牛二角之象。下卦反觀之。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絡首穿鼻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韓氏曰。取其備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艮下震上。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三三。離上。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謂下卦初爲弧。二爲弦。而相附也。又曰。後說之弧。謂上卦之弦不附。

於四之弧也。三與五皆二。矢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三三震上。大壯上二陰。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椽桷之象也。其下四陽。柱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三三兌上。大過中四爻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象也。其兩爻缺而短者。棺之前後象也。巽入也。兌說也。

夫見狐狸食之以爲戚。則見棺槨入藏以爲說矣。非生者說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爲慰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乾下而兌上。乾爲天。爲首。兌爲口。舌。昔吳人問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此雖一時應敵之言。未多爲无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故曰。取諸夬。楊雄曰。天常爲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爲天之喉。舌。吾亦曰。書契爲天。之口。舌。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曠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紵之製也。自斯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憚於遠塗也。憚。學易記作踰。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溼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藁糲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

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韓氏曰。彖。言成卦之才德。以統卦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宜其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其多陰。而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耦。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者以衆者爲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二耦以一奇爲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二奇以一耦爲君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仲尼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爲君。以耦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爲君。以奇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仲尼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憧憧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仲尼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塗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彼慮雖百而不能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丁寧之也。夫天下之事。往來無窮。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信。龍蛇之蟄。以蟄爲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一致矣。死生之說。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皆若是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既曰何思何慮。則何修而臻此。與曰精於義理而已。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推而上之。皆如破竹。如解凍。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於此。則窮極陰陽之神。周知造化之妙。所以爲德之至盛者。與。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睿。非與。曰睿。

者潛心而神。憧憧者勞思而擾。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困窮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顧所以致之者何如爾。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爲不善而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彌堅，如石之不移矣。尙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臧紇、陽虎之事是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於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韞。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爲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繫之于木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堯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豫六二之爻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者幾也，難至者神也。今仲尼曰：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其富

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也。與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世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入使之時。而兆於摩謁者之足。斯之諂。自以爲收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爲託私之至謀。然收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於吾君而不諂。下交於吾與而不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謂動者何物。而所謂吉者何事也。天下之動。莫小於雷風。而欲心一動。爲至大。天下之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貴爲至輕。然其心之動也。其初至微也。能於其至微而察之。求其所謂瀆者而絕之。天下之元吉。人莫之見。而吾獨先見之矣。不曰至神而何哉。雖然。君子所以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于石。不俟終日。貞吉。是也。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推是心以往。舉天下之萬事。見微則知其彰。見柔則知其剛。此天下所以尊之仰之。爲萬夫之望也。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學有以知爲貴。有以行爲貴。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爲貴也。傅說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以行爲貴也。然則知而不行可乎。曰。是離婁而跛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飛廉而眇也。若顏子。可謂兼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大學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傅說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稱其近於知幾。又許之以當復之初爻。殆庶之爲言近也。知幾則聖。近幾則賢。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益上九之爻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名正。易其心而語。則其辭真。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恆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鷓鴣以悟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无名。懼以語。則无辭。无交而求。則无助。此立心勿恆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然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卒死於棄疾之手。是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或擊之者與。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言乾坤其易之緼。此章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二卦。使學易者知

其關鍵之會要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然則學易者何莫由乾坤二卦乎？蓋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別也。不明乎乾之陽、坤之陰，則无以知陰陽如之何而合德、剛柔如之何而有體。如之何而體天地之撰，如之何而通神明之德，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乾坤交錯而爲六十四卦，然後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所爲，而與天地爲一體。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无遁情矣。然則乾坤二卦，豈非易之縉易之門乎？然乾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金玉，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牛，或爲牝馬，或爲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卽其名，考其類，豈止於衰世之意而已哉？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唯易能彰之。使无跡者有跡，造化之來者，伸也。其伸无形，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世之所謂百姓日用之顯者，唯易能微之。使幽，若曰神德行；若曰藏諸用，是也。世之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幽者唯易能闡之。使顯，若曰顯道；若曰顯諸仁，是也。至於開明陰陽剛柔之道，其名當，其物辨，其言正，而无偏，其辭斷，而无疑，其稱名雖若甚小，其取類不勝其大，其旨遠，使人思而得之也。其辭文，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故不欺；其事肆而隱，故不窮。皆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行，有失得之貳者，而告之以天理吉凶之報，所以濟斯民人欲之陷溺，而措之安吉之地也。豈止衰世之意而已乎？天地之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爲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曰。中古曰有憂患。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與。所以衰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也。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无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聖人取諸易之道。以成乎己之德也。學易而不以易成己。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補於我。我何資於易哉。墉无基則圯。故以踐履之充實爲吾德之基。木无本則槁。故以歸復其初性爲吾德之本。基既立矣。驕或齧其基。則又圯。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寒其本。則又槁。不固守以恆。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遂足矣乎。曰未也。吾豈无一不善。懲忿窒慾。又取諸損。所以修吾德也。修者。修而進之也。吾豈盡善。見善則遷。又取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豐之也。雖然是皆所以居常也。未臨乎變也。居常而修。且裕。或一旦臨變而失之。可无懼乎。遇困而不失其亨。然後吾之德益辨而明。遇井而不食。愈冽。然後吾之德清而不改。聖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聖人之心。猶曰未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无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仲尼之仁聖。豈敢也。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以巽。嗚呼。聖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備於身矣。九卦。其要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贊九卦之德以示人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發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在哉。曰變而已。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无間。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爲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惟變之所適。誰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

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是可謂善學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歸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作聖之奇勳與。故曰易道之體存乎常。今也學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是知。曰度曰懼。罔不夙夜。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於是執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爲實用。不爲虛言矣。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深贊之。深嘉之之辭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章指示學者學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二五。三曰彖辭。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爲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交成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學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之德。如是而爲是非。如是而爲存亡。如是而爲吉凶。如是而爲居位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能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矣。存亡吉凶。與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

矣。故又告之以學二五之法。至於統論一卦之體。非彖辭何以盡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彖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乾坤之道。盡在是矣。曰過半。盡之之謂也。故終告之以學彖辭之法。聖人之教人。蓋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章言二四三五居位遠近。貴賤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諂。爲張禹。爲胡廣。君欲剛而中。剛過則苛。爲漢宣。爲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此柔過也。曰二多譽。亦未必盡多君子也。譽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過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許其剛而過也。與其爲元成。寧爲孝宜。與其爲安順。寧爲明帝。至於四逼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文。所以極言易書廣大之備也。易之未重。三才各處其一。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時則大而未廣。孤故也。易之既重。三才皆合而兩。初與二爲地。三與四爲人。五與上爲天。於是。大且廣矣。盛故也。大則有量。廣則无際。三才大矣。兼而兩之。是一三才爲兩三才也。不亦廣乎。故曰廣。

大悉備。信乎其備而罔缺也。三才之道備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則有三才之別。合爲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道有變。則爲六爻矣。爻有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文矣。文物不當其處。於是吉凶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前章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明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大抵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爲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姜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以物也甚詳。日昃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右肱

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鉉。蓋取諸器。萑陸瓜隕。蓋取諸草。棟隆牀下。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牯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爲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章申言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恆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至順。其德恆簡。德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爲。險阻則有情僞。今也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敵仲尼之禮。顯臾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齊侯之險。冉求之阻。遇之而敗也。惟其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僞。則如日之達蔀屋。如燭之炳幽潛。孰得而遁之者。是故其心和說。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皆易簡之緒餘耳。見祥斯知吉。見象斯知器。見占斯知來。又何疑焉。蓋祥者。吉

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畢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協。俾萬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既言乾坤之性與德。又申言八卦之象與爻象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有辭也。以情言者有爻辭而又。有彖辭也。剛柔雜居者。六子之卦也。其餘皆八卦諸爻所有者。未易概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歎於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強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伎。或泛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宏之譖仲舒。汲黯。是也。故

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
4
2
▼
2
▼
-
▼
4
2
4
4
4
▼
4
2
4
2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九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言聖人之作易。始因蓍以成卦。終因卦以盡道也。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無知之知爲至。神蓍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無易之易爲至。著數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之言助也。非蓍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今夫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爲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爲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爲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無與也。特觀其變而設之耳。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聖人無與

也。特發而明之。揮而散之耳。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之陰陽既設。爻之剛柔既生。自八卦而爲六十四。自六爻而爲三百八十四。伸之長之。天下之是非。非得萬事於是乎備。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是乎出。天地人之道。皆聚於易之書矣。所以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者。在是。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者。亦在是。大哉易之道乎。其道之淵林乎。學者求道而舍易。是舍淵而求珠。舍林而求玉也。蓋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處物者曰義。會義理而行之通者曰道。禮斯道而充乎己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謂也。天以道德義理之性而授之於人之謂也。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投之也。然則理與義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謂也。義者。人之處物各宜其所當然之謂也。今有二器於此。其一樽也。其一簋也。問樽奚事。曰其器酒也。問簋奚事。曰其器殮也。此物情之所本然者也。斯之謂理。今有人焉。見其爲器。而不知其用。或寘殮於樽焉。或寘酒於簋焉。是得爲處物而宜其所當然者乎。若易置之。則宜其所當然矣。斯之謂義。然則理若何而可窮。性若何而可盡。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爲三乎。爲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而足有不能盡也。性有不能盡。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也。理於義。謂治於義之理。非窮理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伏羲之易。畫而未重。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當是時。三材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鄰也。文王之易。畫而既重。初與二爲地。初剛也。二柔也。剛柔以質言。三與四爲人。三義也。四仁也。仁義以性言。五與上爲天。五陽也。上陰也。陰陽以氣言。當是時。三才之道。耦而不奇。鄰而不孤矣。夫德不孤。必有鄰。道亦然。故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陽立而天之道不孤。剛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義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日必有月。有山必有澤。有父必有母。至於晝夜寒暑也。前後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靡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然乾坤二卦。畫雖六矣。尙分陰分陽。未成章也。至於六子五十六卦。陰陽錯居。剛柔迭用。然後六位成章焉。章者。剛柔雜而成文也。周官。畫績之事曰。赤與白。謂之章。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則易之重卦。何爲也哉。以順性命之理而已。曷謂性命之理。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是性命之理也。順之則聖。則賢。則君子。則无咎。則吉。逆之則愚。則鄙。則小人。則悔。則凶。故仲尼首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章言八卦剛柔錯綜。然後得失吉凶可得而前知也。所謂前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占事知來之謂也。占特易之一端而已。易之道无它。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觀而順數。故其於方來之得失吉凶。亦

逆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膳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晉勝鄢陵。士燮懼。吳會黃池。子胥憂。而況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天地六子造化萬物之妙用也。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風水火猶一身之血氣也。雷者天地一身之警歎也。風者天地一身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煖氣也。今夫人之一身。警歎暗焉者死。嘘呵絕焉者死。膏液竭焉者死。煖氣冰焉者死。天地亦然。夫惟警歎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隕者敷。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穉者挺。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稿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烜燠萬物。故幽者晰。沍者蘇。四者大和。萬物並育。秋而成焉。物所以說。兌者秋之正也。冬而肅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窮也。造化至此。歲功成矣。天何爲哉。主之而已。君者主也。地何爲哉。收之而已。藏者收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

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發八卦妙萬物之神也。後言萬物出乎震之八者。所以釋前言也。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汎埽。何穢不蠲哉。塵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華實遇之而馨焉。潔齊萬物。莫潔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炳曜。萬物非日。孰與臨照。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覲也。不然。宇宙之間。其不冥爲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云秋矣。萬寶既成。萬生旣盈。疇不說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爲用也。兼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舍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无端之樞輿。然則造化之仁。庸有旣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孰爲此者。蓋有妙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孰妙萬物。蓋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神難言也。而仲尼屢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非仲尼不能窮天下之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噫。歛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

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

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於握乾符。闡坤維。興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邪。曾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無戰。何則。陰疑於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爲虛設矣。此注據大全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北。旣成萬物也。

此章言六子變化萬物之功。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功。卽乾坤之功也。故舜以五人治。文王以多士寧。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述八卦之訓詁。狀八卦之性情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章言八卦遠取諸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也。首言尊。腹言容。水內景有耳。內聰之象。火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也。一索得男。初爻得乾之一陽也。一索得女。初爻得坤之一陰也。其餘次第推之。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

爲科上稿。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爲罽。爲閹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一章又統言八卦之作。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然引物取類。有不可一一強通者。強通焉。鑿且妄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十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氏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恆人之父母。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诚济易传 (1 - 4 册)

作者 = 王云五著

页数 = 3 0 9

出版社 = n u l l

出版日期 = 1 9 3 7 年 0 6 月 第 1 版

SS号 = 1 1 1 2 6 2 0 7

DX号 = 0 0 0 0 0 5 5 7 4 0 5 7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2 . d

u x i u . c o m / b o o k D e t a i

l . j s p ? d x N u m b e r = 0 0 0

0 0 5 5 7 4 0 5 7 & d = 6 4 9 0 8 7

8 D 7 4 9 3 9 3 5 4 3 2 2 D E E F F

0 F 0 3 5 E E 6 & f e n l e i = 0 2

1 5 0 4 & s w = % B 3 % C F % B C %

C 3 % D 2 % D 7 % B 4 % A B + + % A

3 % A 8 1 - 4 % B 2 % E 1